

弘一法师生平志業



惠安縣文化館
淨峰鄉文化站
淨峰寺弘一法師紀念室

弘一法师在惠安

惠 安 县 文 化 馆
净 峰 乡 文 化 站
净峰寺弘一法师纪念室

一九八六年七月



弘一法师遗像

前　　言

弘一法师（李叔同，1880—1942）于一九三五年夏历四月来净峰寺驻锡宏法，至十月底离去，计半年多。同年十二月及其以后的一九四二年，又先后返锡于泉州和惠安之间三次。法师与惠安的法缘，尤其是对净峰寺的感情，可以说是很深的。

法师在“五四”运动之前还未出家时的十多年间，积极从事文学、戏剧、美术、音乐、书法、金石等活动，才能广泛，成绩卓著，影响深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愧为一个先驱者。特别是他致力于祖国艺术教育工作，认真严肃，孜孜不倦，以身为教的精神，影响所及，蔚然成风，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至于他的一片爱国主义热忱，更是贯串着他的一生历史。自少年、青年，直至三十九岁出家后，都无时不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念；写出了不少忧愤时艰、慷慨激昂的诗章，感人至深。出家后，潜心修持，致力阐扬教义，成了超凡高僧，对佛门影响很大，被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因此，在他生前寂后，都给人们以深深的景仰和缅怀。

十年动乱中，不分良莠，逐僧毁寺，人们噤然不敢言僧言佛。法师在惠安的往事，包括其墨宝、资料、用物等等，随着时过将近半个世纪，事则寂焉鲜闻，物则荡然殆尽。净峰寺作为文物古迹，也濒于湮没成墟，令人不堪回想。

近年来，对法师在俗在僧的余响，已为海内外各方所重加显扬。法师在净峰寺等地的宏法生活，亦屡见于文章著述。缅怀之情，慨然兴起。因此，一九八三年，在县、乡等领导部门重视保护修复净峰古寺的同时，就在法师当年挂锡落榻的三宝殿设立了“弘一法师纪念室”以资纪念。陈列的内容，除在本县及泉州多方面搜集法师在惠安的有关资料而外，一九八四年又专人前往杭州虎跑寺“李叔同纪念馆”及上海等地了解、征集，承两处有关同志的热心支持，得益甚多。为更好地介绍法师作为一代高僧在惠安的宏法活动及其他一些有关情况，在县、乡

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乃决定编印《弘一法师在惠安》的资料一册。由于法师在惠安的时间不长，且事过半个世纪，人事变迁，许多资料都已沉冥玄寂，难于追寻搜集完备深入，内容显见空乏，这是今后必须继续补缺充实的工作。此外，我们附录了一部分有关的文章、资料，以便于一些同志对弘一法师有较多方面的了解。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在内容、文字或其他方面，难免有许多纰漏和谬误之处，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弘一法师在惠安	王平山	(1)
净峰·李铁拐·弘一及其他	(旅美华侨) 王福民	(6)
三上净峰忆弘一	黄士逸	(8)
毫无宗教异己成见的人	庄连福 口述 陈炎兴 陈作二 整理	(10)
“你们都是教师，我写……”	邱黎荣 口述 颜心玉 陈作二 整理	(12)
澹泊清虚 恬静寡欲	陈锡山 口述 陈炎兴 陈作二 整理	(13)
服侍所见种种	邱文珍 口述 陈炎兴 整理	(14)
弘一师与邱志华的法缘	康秀清	(15)
为净西小学题校训	陈茂华	(16)
弘一法师与灵瑞山	陆昭环	(17)
一段前因	陆昭环	(18)
“发心求正觉，忘已济群生”	陈铁华 口述 陈灿环 陈作二 整理	(21)
师生情亲		
——县长石有纪拜谒弘一师	康秀清 陈茂华	(22)
讲经普莲堂	丁元成 口述 陈炎兴 陈作二 整理	(23)
“切勿滋事械斗”		
——弘一师宏法瑞集岩纪闻	许焜元	(24)
墨宝不轻卖	许德兴	(25)
说法科山寺	王再生 口述 徐盈中 整理	(26)
五十年前印象	林汉三	(28)
净峰寺简介	惠安县文化馆	(29)
净峰寺纪胜	陆昭环	(31)
弘一法师纪念室筹备经过	弘一法师纪念室	(34)
圆拙师谈净峰寺弘一法师纪念室	陈炎兴 陈作二 整理	(36)
书画家赠送纪念室的书画作品		(38)
纪念弘一法师诗		(40)

孙崧樵 陈书涛 柳影中 许焜元 康秀清 陈茂华
吴捷秋 伍泽旭 黄天柱 廖渊泉 郑涣章 陈腾芳
汪奎锋 陆昭环 林兴中 张汉辉 林祖茂 蔡永哲
王奎章 陈怀仁 陈 谷 陈景如 康应如 王尔坚
庄荣标 张清水 王平山 蔡其矫 施 予 何青锋
汤祥川

弘一法师在惠安的日记	(51)
弘一法师在惠安的部分书简	(53)
弘一法师在惠安的部分遗墨	(57)

附录

弘一法师传	林子青 (61)
弘一法师诗词、歌词选	(70)
弘一法师序、文二篇	(74)
弘一法师辑录格言选	(75)
忆弘一上人	柳亚子 (78)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79)
弘一大师给我的印象和教导	王平陵 (83)
记弘一法师	赵家欣 (84)
爱国爱教，慈心惜物 ——缅怀高僧弘一法师圣格三则	庄荣标 (89)
“殉教应流血” ——弘一法师抗日期间在闽南二三事	王平山 (91)
弘一法师在泉州	林鼎安 (94)
老圃花残，黄花晚节 ——纪念弘一法师诞生一百周年	黄天柱 廖渊泉 蔡长溪 (97)
近代美术的先驱者李叔同	毕克官 (101)
弘一大师与音乐	杜草 (105)
弘一法师与戏剧	欧阳予倩 徐半梅 (107)
弘一法师的书法	叶圣陶 (109)
弘一法师的书法艺术	陈敦三 (110)
弘一法师的篆刻艺术	沈继生 (112)
星洲纪念弘一法师诞辰百周年	星洲日报 (115)
风景摄影 林登文 邱锦涛	

弘一法师在惠安

王平山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姓李，名文涛，字叔同，浙江平湖人，出生于天津，家庭富有，青少年时期都在天津度过。少时曾从名家学习书法、篆刻、绘画。十九岁时受戊戌变法影响，富有爱国革新精神。后奉母南归上海，就读于南洋公学，师事名教育家、学者蔡元培，为其得意门生。在上海组织了诗社、书画学会。廿六岁丧母后（五岁丧父），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油画，兼习钢琴、剧艺；主编音乐小杂志，并与曾孝谷、欧阳予倩等留日学生组织春柳剧社，主演过西洋名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卅一岁学成归国后，历任天津工业学校、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南京高等师范美术音乐教师共七年，培养不少音乐、美术人才，是我国第一个把西洋画和西洋音乐带回祖国并作出很大贡献的艺术家。其书法、篆刻、音乐，被誉为“三绝”。后因种种原因，乃于卅九岁时脱离尘俗，披剃于杭州虎跑寺为僧，皈依佛门，法名演音，号弘一。

法师在俗于文艺为卓然大家，入山后于操行为超凡高僧，留给人们以永远的纪念。

法师于1928年冬入闽，晚年就都挂单在闽南寺院，直至1942年夏历九月初四日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法师在闽南期间，有过一段与惠安广结法缘的经历，这是惠安群众至今都还缅怀乐道的。

弘一法师于1935年夏历四月十一日首次由泉州来惠安。决定要来之前，许多法侶考虑到他的身体不好，交通又不方便，都力加劝阻，有人甚至长跪不起，声泪俱下；但法师主意已定，不肯作罢，意为不了此缘，无以为安，也就含泪辞谢大家，偕同传贯、广洽二师于十一日傍晚在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来惠。当晚风

高浪大，终夜难眠，惟默念佛号至于达旦。十二日晨到崇武，改乘小舟，逆风顶浪，冒着阴雨，于午前抵净峰寺，挂搭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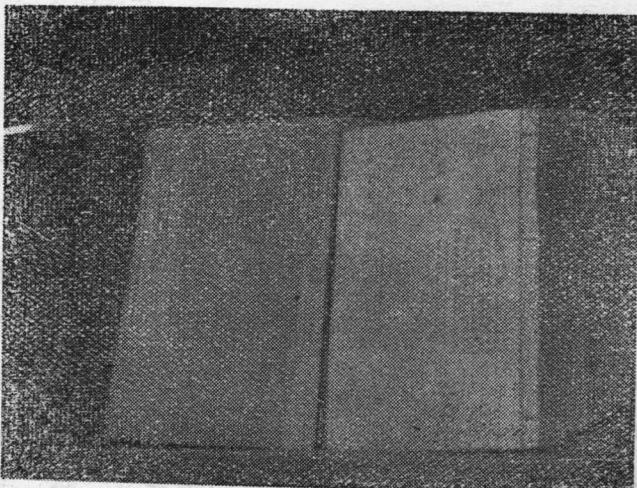
净峰寺在现净峰乡净峰山（钱山）上，始建于唐。地处滨海，环境幽美；山石玲珑，世所罕见。弘一法师早有所闻，来寺挂锡后，遂深爱之。后来他在给胜进居士的信里曾说过：“今岁来净峰，见其峰峦苍古，颇适幽居，遂于四月十二日入山，将终老于是矣。”

但弘一法师毕竟以广布法缘为心，难得多少清静幽居，虽然他的身体，如他所说的：

“余今年已五十又六，老病缠身，衰颓日甚。”但还是努力宣讲佛法，校注佛典，并坚持写日记，乃有《惠安弘法日记》。到寺的第二天，就接受了崇武普莲堂主人的邀请，于十六日去那里讲法三天。在寺中，更在到寺的第三天就为众僧说戒。以后又分期讲说有关皈戒、偈颂、经律、法门等，其中在八月五日为亡父忌日开讲的《普贤行愿品偈颂》，听者甚众，其中多数是基督教徒，表现了异教求同存异，不相攻伐的精神。

这里有一段动人的插曲。根据当时钱山小学校长、基督教徒庄连福回忆说，他因仰慕法师大名，一日与传道师陈连枝上山要拜会法师，却被法师的徒弟传贯阻住，以为异教不相容，不肯传达引见。庄等以基督教与佛教之教旨虽异趣而同归之论与传贯师作了一些争辩。事后传贯师将此情况如实向弘一法师作了介绍，当即受到法师的批评。第二天上午，传贯师竟迳到小学在庄校长上课的教室门口长跪谢过，说是奉了师父的指示特来向他陪罪的；同时又赠给他法师的亲笔单条四幅及《华严经》一本。由此可见法师的高度涵养。

从五月初至九月底将离净峰寺之前，法师在寺中完成了《行事钞记》和《戒疏记》的点校工作。



弘一师校注的《行事钞记》和《戒疏记》

弘一法师在净峰栖息半年多，于同年十月廿三日离寺返泉州旧地。先一日取道县城，为诸居士留宿。翌日上午应邀上科山寺讲经，并为五人证受皈依；下午乘车离惠。在科山寺题“慧水胜境”四字，后镌于精舍横梁上，今尚存。

法师于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又二次来惠安。二十日再到科山寺讲经，并为十人证受皈依。廿一日至十二月初二日，或骑马或徒步，先后到过许山头东堡、灵瑞山、后尾、胡乡、谢坝、城关如是堂和花斋堂等处讲经，受徒证受皈依数十人；又为崇武静居堂书写对联：“归依佛法僧勤修戒定慧，弘扬大乘理利益诸众生”。十二月初三再回泉州，卧病草庵旧地。

1938年3月，法师第三次来惠安，只逗留数日，又再次到科山寺等处讲经宏法受徒，并在科山摄影留念，其间也到图书馆翻阅古籍。

1942年旧历二月下旬，即离法师圆寂半年前，又应当时的惠安县长石有纪之请（石为其学生、信徒）第四次再来惠安，专在灵瑞山讲经。来前在信中曾有约法三章：①君子之交，其淡如水；②不迎不送；③过城时不停留，迳赴灵瑞山。这也可见出法师的心性修养的。在灵瑞山住有一个多月，其间也进城一次。当时法师曾经筹划修葺和扩建灵瑞山寺宇及重建东堡瑞集岩前殿之事，建材且已筹备接近完成，后因身体有病未果。至三月下旬再应泉州诸居士邀请，回泉州温陵养老院，直至于涅槃。石某在其回忆录有段记述，可录之以资参考：“在惠安一个多月，我一共上山去三次，他进城来一次。我带我妻子和女孩去见他，他很欢喜。我们曾经拍过一张照像。他劝过我茹素念佛。他评改过我的诗，他指点过我的字，我觉得他是多才，多艺，和蔼，慈悲，克己谦恭，庄严肃穆，整洁，宁静。他是人间的才子，现在的弥陀。他虽然避世绝俗，而无处不近人情。”

净峰寺是弘一法师准备长久栖息的地方，其所以离开的原因，据他给胜进居士的信说：“……净峰生活甚安适，近以寺主他往，余亦随其移居草庵。”同时又在笺末附白，对净峰颇多赞赏：“净峰居半岛之中，与陆地连者仅十之一二。山石玲珑重叠，世所罕见，民风古朴，犹存千年未之装饰，有如世外桃源。种植者以地瓜、花生、小麦为主。”据载，弘一法师甚重“因缘”，净峰寺方丈去职他住，在他认为是与其因缘已尽。缘尽，则佛菩萨也待乎若何。所以他的宏扬佛法，也强调不能强为人传，须待有一个机缘成熟，否则都被婉谢了的。

弘一法师在净峰以及在惠安所到之处，都留下许多可贵墨迹。法师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并卓有成效，“而书名尤为藉甚”——字如其人，平淡、恬静、冲逸之至，深得雅俗共赏。人们以能得其墨宝为欣幸，而法师在惠安对向其求字者，都有求必应。1933年3月在他致李芳远的信中说过：“此次住泉州不满两月，写字近千件，每日可写四十件上下。”叶青眼居士在送他来惠安时曾说：“此次州人士多来求公字，少来求法，不无可惜。”弘一法师答道：“余字即是法，居士不必过为分别。”此盖亦可见法师以其艺术为广结法缘、宏扬佛法之一端。法师自入山后，绘画、音乐诸艺都废，唯书法不辍。据了解所知，法师于1935年冬离开净峰寺时，曾画一幅有一枝莲花和一只虎的莲虎图赠给在寺中帮忙杂务的邱文珍居士。此画后被同乡邱某拿去转送亲人，至今未获其迹。又1942年最后一次由泉州返回灵瑞山又将离去时也曾画有一幅梅花赠与该寺住持僧的儿子刘金泉，可惜此画也已湮没不存。

在净峰寺，法师写了一篇大悲咒，胜进居士写了序，由广洽师到上海影印，分赠所知，这算是他居净峰寺的很好纪念品。在寺门前墙壁上有法师大书三尺见方的“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题门额“慧水胜境”四字，今都完好。传说净峰寺为八仙中李拐仙羽化升仙之地，弘一法师听了，就为李仙祠撰书对联曰：

是真仙灵，为佛门作大护法

殊胜境界，集众僧建新道场

在客堂也有寄意自励的题联：

自净其心，有若光风霁月

他山之石，厥惟益友明师

清末庄贻华有《咏净峰寺》诗一首，法师见了深为击节，就重写为一幅中堂挂在寺壁，时加吟诵，诗云：

净峰峰高高更曲，半天云气芙蓉削。

昙贝重重覆翠微，眼中沧海盈一掬。

怪石苍松别有天，啸嗷烟霞看未足。

传灯此地几何年，净土依然古天竺。

我来恰值海国秋，蹑屐梯云骋游瞩。

莲华座上礼空王，一炷炉香薰宝篆。

最爱夕阳山更幽，酣卧林峦无拘束。

人生即此见蓬莱，安得巾占丛竹。

诗中描写情景的清幽脱逸，引起法师的同感，乃乐于借以为抒怀的佳作。法师还经常喜于吟诵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以自娱，并自号为“晚晴老人”。

1938年在惠安图书馆查得《螺阳文献》中有唐诗人韩偓流寓惠安在松洋洞留有摩崖题刻诗一首，又是未曾收入全唐诗的逸诗，非常高兴，第二天立即书写一幅中堂送给随行的高文显先生，并嘱其怎样连同在南安拍下韩偓墓道的照片编集在诗人的传记中。韩偓的题刻诗是：

微茫烟水碧云间，挂杖南来渡远山。

冠履莫教亲紫阁，衲衣且上傍禅关。

青邱有地榛苓茂，故国无阶麦黍繁。

午夜钟声闻北阙，六龙绕殿几时攀。

韩偓因为是入闽依附王审知的，王审知妃黄氏是惠安人，法师在《泉州府志》上看到一篇由宋代惠安才子、进士黄宗旦写的记叙审知子延钧继位后，前来拜谒母后家庙、游赏锦田山的《闽王游山记》，也亲笔写为中堂，嘱高文显先生附在韩偓传中。

尤为可贵的是法师将于十月离开净峰寺时，留下了一首《将去净峰留题》的志别诗，诗并序云：

乙亥首夏来净峰，植菊盈畦，秋晚将归去，犹复含蕊未吐，口占一绝，藉以志别。

我到为播种，我行花未开；

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诗为条幅，收藏在泉州开元寺。这首诗表现了法师崇高的思想境界，是很值得珍视和学习的。1983年净峰寺弘一法师纪念室已将这首诗依其原迹放大勒碑竖于花圃中，使之为游人所共赏，是很可喜的。

净峰·李铁拐·弘一及其他

〔旅美华侨〕王福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张襄惠以净峰名，净峰以李铁拐名。

传说净峰是李铁拐成仙处。说李是惠安小岞后内人，某年冬天，李替他母亲烧饭，柴烧完了，一时心急，举足入灶。恰好被云游至此的吕洞宾所瞥见，知道他具至性，遂渡他仙去。李脚跛，所用铁拐，就是火拐。

净峰座落在惠安县东海的平原上，离城四十里，靠近小岞。四周罗织着大、小方块的田畴，东、南、北三面外围，有大、小岞的山峦和内海环绕着，娇小玲珑，深具幽趣。

净峰峰顶怪石嶙峋，与丛林相错，勃勃有致。进到里面，屋舍俨然——就是李铁拐的仙祠，后成为佛门的宝刹；殿宇、金身之外，还有一个放生池，几畦菜园。从前僧人十余人，在山门内种菜、念经，与山底下那些田间的农夫以及惊风骇浪中的渔父，同成为劳碌结网的蜘蛛。

净峰又叫钱山。据说铁拐仙置一大钱在净峰古井中，它每天生出几个小钱，李仙的老母上山去取来做生活费用。后来被一个斋公所瞥见，连母钱带子钱一并偷去，从此钱山就不再生钱了。

凤山在净峰西南，山峰一边崩颓，象是被削掉的。传说：当洛阳桥正在建筑时，李铁拐掘取凤山之土做汤团，到洛阳桥的建筑工场叫卖：“一文一核（惠安话：一核即是一粒）两文滥渗掘！”自然那些工人愿意付出两文而吃一顿。

有一回，一个小孩向他的祖母要到一文钱，买一粒汤团，吃了即不再饿。他的祖母便带他来问李铁拐：“你卖的是什么仙丹？怎么这孩子吃了就不消化！”李仙听了，就伸手向那小孩胸口一抹，取出一颗汤团——一颗失掉多日的仙丹，

付还一文钱，就不见了！今天凤山只留“半面妆”。

弘一法师晚年特地来惠安，挂单净峰，颇自得，常念玉谿生，“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句，自号晚晴老人。大师最欣赏的是庄贻华先生的一首七古，诗云：“净峰峰高高更曲，半天云气芙蓉削，昙贝重重覆翠微，眼中沧海盈一掬。怪石苍松别有天，啸嗷烟霞看未足。传灯此地几何年，净土依然古天竺。我来恰值海国秋，蹑屐梯云骋游瞩。莲华座上礼空王，一炷炉香薰宝篆。最爱夕阳山更幽，酣卧林峦无拘束。人生即此见蓬莱，安得鸟巾占丛竹。”大师以冷金笺重录此诗，装以镜框，悬诸壁上，末书：“戊申秋日漆园后人贻华氏题句。乙亥首夏尊圣老人居净峰重录。”洵属双绝。

大师离净峰前，执笔作偈，并小引：乙亥夏，居惠安净峰，种菊盈畦，晚秋将归去，犹含蓄未吐，口占一偈，聊以志别。

友人李弼，小岞前内城仔内人，供职槟城钟灵中学。抗战初期，挈妇奔母丧返梓。居数月，复南渡。友人前内下间康厝三房秀清君设筵净峰送之，数日后，康君策马至净峰，作惜别诗一律：“暮春云暗李仙祠，策马独来有所思。烽火九州惊靡定，琴书十载叹差池。与君摯眷登临日，是我抱樽惜别时。极望水天皆万里，何年归赋太平诗。”以示亶公，亶公依韵和之：

“铁拐李仙跨海去，空留峰上一仙祠。磷磷翳老丛林石，小小遮余古屋池。僧去菊荣又隔代，参辉商映不同时。长沙贾谊终难屈，诸葛高吟梦觉诗。”笔者离此胜境，远托异国，已一世有余（卅三年为一世）。每游名胜，缅怀净峰，“故园”之情，不觉油然而生焉！

1986年1月于美国加州洛杉矶

(转载自1986年2月26日《厦门日报》)

三上净峰忆弘一

黄士逸

一九三五年，我在小岞螺山学校教书，小岞离净峰不过五华里路。每逢星期天，我经常上净峰游玩，它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很幽雅的深刻印象。寺依山形及石头而建筑，十分宽敞幽邃而又雅静古朴，真是令人神往。它深深地吸引着弘一法师，使他感到“东来独爱此山幽”。他一莅临，就称赞此山有三绝：一是这山的形状，二是留题于寺内的漆园退士的诗，三是山上的石头。他问原住在寺里的本县和尚道：“这个题诗的庄棣荫先生现在何处，很想和他结东坡与佛印之缘。”寺僧答以诗人已歿，他的面色立变怃然，乃手录其诗。漆园退士是谁呢？就是林菽庄的表兄惠安人庄贻华先生。贻华字棣荫，号漆园退士，许是以他们的庄周为衍派吧。贻华题净峰是一首七古，曰：净峰峰高高更曲，半天云气芙蓉削。昙贝重重覆翠微，眼中沧海盈一掬。怪石苍松别有天，啸嗷烟霞看未足。传灯此地几何年，净土依然古天竺。我来恰值海国秋，蹑屐梯云骋游瞩。莲花座上礼空王，一炷炉香薰宝篆。最爱夕阳山更幽，酣卧林峦无拘束。人生即此见蓬莱，安得巾占丛竹。”这首诗，的确道尽了净峰的全景，同时也表达了作者所感受到的自然界的高旷胸怀。当我第一次游净峰时，恰好那天是佛的生日，寺里的和尚向我说：“山下正在演戏酬佛，我因准了他们演戏，被我的师父（按即指弘一）骂了一场，我师父最讨厌人家演戏酬神。”我这才向禅房的窗子窥看，只见一位老头据案而坐，以手翻阅着经书，心知是弘一，不愿惊动他，玩了一会儿就下山了。第二次游净峰，正好他们在开讲经会，延请了泉州开元寺和尚，还有别的寺的和尚前来此地讲经。开讲的时间到了，弘一法师才从禅房里走出来。他个子中等，面目清秀，这时约莫五十多岁人的样子。“各位施主，各位檀越，……”开讲

了，弘一法师给我的印象很象个侍立莲座的提燭，一点声响都没有。他只听别人讲，自己不上讲坛，我恍然悟到他不是不会讲，而是个非常深明佛理的高僧，与俗僧不同。岂不闻三百字心经，以不言为悟彻，静默为真谛吗？他之所以不动声色，就是这个意思啦！光阴荏苒，他在净峰寺很快地过了三个多月了，据寺里的和尚说：“我的老师，并没跟我们那样按时做功课，敲钟念经。”他称弘一为老师，自居于学生之列。由此可知弘一法师来此除了宏法还在研究佛经。八月中，据寺僧言，他在黄昏时用好斋饭后，照例要在山上盘桓些时候，夜间明月窥窗，四围倍觉幽雅，僧家也难免动了思绪，于是执笔挥毫，撰了一对联以寄意，联文是：“自净其心，有若光风霁月；他山之石，庶惟益友明师”。末云“益友明师”，和首云“光风霁月”，都可意味着本质的东西。照王简栖所说，“佛门四无”，“心即是佛”，“四大皆空”，“无立脚境，方算干净”，那才算玄之又玄。“益友明师”带儒学色彩，弘一把儒释两家高尚思想境界合一炉而冶之，不与庸俗僧人、庸俗腐儒苟同，是他的唯一特点。他还在花圃中种菊一畦，也见出他和儒家“正心诚意”的中心思想取得一致。正心诚意，心即是佛，不是很一致吗？到了十月之间，他要离开净峰了，赋五言绝句道：“我来为播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俗僧避色，只有高僧才不避色。君不见魏子安说：“我来到处观空处，也要天花作道场”吗？又不见柳亭诗话“礼罢晓坛春日静，落红满地乳鸦啼”吗？那种美学境界，庸夫俗子者流是万万鉴赏不到的。弘一法师之所谓“佳色在”，含蓄了隐逸之美，君子之德操，却不是僧家所戒的女性美。他在净峰几个月所留下的痕迹，诗、联、菊花之外，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特大书法和一句话，他说：“可以三天不吃饭，不能一夜不睡觉。”足见他对精神的保养是多么地重视。我第三次游净峰的时候，见到禅房开着，扣之寺僧，才知道叔同已回去。我当时吟了几首诗，而今只记得两句这样写道：“别去高僧无消息，山中寂寞开黄花”。

毫无宗教异己成见的人

庄连福 口述
陈炎兴 陈作二 整理

一

我是一个基督教徒。

记得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我在任钱山小学校长时，听说净峰寺有位云游到此宏法的高僧，叫弘一，顿时萌发前去拜访之心。

有一天，我和山前堂会（即礼拜堂）的传道师陈连枝一起前往净峰寺拜晤高僧弘一。没想到入山寺时被他的徒弟传贯师拦住，待我们言明身份及来意时，他便以宗教异己的成见，不许我们进去拜见弘一。我们极力向他阐述道：“我们基督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舍身流血’为教义；而佛教则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为宗旨。其济世之心是一致的。”可传贯师还固执己见，双方相持不下，我们便郁郁不乐地下山了。

第二天上午，我已在教室里上课，偶然转头竟看见一位和尚跪在门口，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走出去把他扶了起来，这时才认出这位和尚就是阻拦我们的传贯师，可我还是请他到宿舍里喝茶，他硬是不肯，站在门口对我说：“我是受师父之命，特地来向你们赔罪的，万万不可接受你们的招待！”说着就从怀里拿出弘一手书的单条四幅及一本《华严经》赠给我。

后来，我探听到是传贯师当晚把我们与之争辩的过程介绍给弘一，弘一听后立即责备了传贯并让他来登门陪罪。

当时我深深地为这位高僧光明磊落的胸怀，海涵山容的气度所感动，至今不能忘怀。